寒岡言行録

坤

寒岡先生言行録卷之三

類編

出處

南冥嘗語先生曰君子大節惟在出處而公於此甚有所見吾心許也 崔恒慶

自癸酉以後五六載間拜叅奉者二拜司圃與主簿者一拜縣宰者四庚辰又拜昌寧縣監先生以爲 聖眷至隆累辭未安始謝 恩拜疏以辭 李厚慶

先生還鄉以後絕意仕宦丙午朝廷連拜巨

邑丁未春又有安東之 命先生初欲詣
闕謝 恩而還比到洛中廷臣頗欲
啓請留先生先生聞其議即日拜辭疾馳
出城爲到府呈告訃赴任初有西崖之喪
繼有 宣廟不豫之音荐仍半歲久於任
非先生之志居官政體與他邑頗不同 裴
尚龍

先生出處惟義與比雖處江湖憂國一念未
嘗不惓惓焉 崔恒慶

忠義

先生兩遭 國恤雖在疾病衰老之中猶廢酒肉於小祥之前 李舒

辛卯拜通川郡守時島夷搆亂列郡瓦解三京失守 大駕播越監司守令皆竄伏山谷先生以爲守土之臣當死於封壃遂倡義討賊移檄列邑血誠開諭召集精銳出入賊藪不避艱險其時關北土兵附倭作亂王子宰臣守令多被擄虜先生孤軍對敵人甚危之而吏民盡誠衛護終始無憂 崔恒慶

先生嘗謂人臣諫疏豈徒尚直截過激而已愷切懇惻開悟上心使國賴其慶民蒙其澤此又尤難所以丁巳擬疏不直言 慈殿被誣之故而委曲宛轉積誠告啓庶幾一分開悟聞柳瀹疏批竟至焚稿然大人格非之義尤當於此疏看得 裴尚龍

歲癸丑先生聞有大君議之變將赴 闕行到沃川病不能進上章極論全恩之道聞者莫不危之而先生凝然不動只待命而已 李籥

癸丑封章之日人甚危之門人子弟交謁泣諫而不聽曰君輩愛吾而止之吾則愛吾君而不能止是亦一揆道理也遂請爲筮再筮皆得遯卦子弟輩以朱子焚稿之意力諫止之先生曰吾當自此爲遯翁乎李天封

戊午廢 大妃之論極盛先生時在沈痼中仰屋嗟咄坐卧不安尚龍伏於床下曰外人謂先生今復進劄先生方隱几看書覽畢呼左右扶起正冠而謂曰人臣事君有

禮存焉我方席藁不暇何敢冒法陳劄乎
然佚収議之至而欲極言之例命竟不至
裴尚龍

先生雖處江湖未嘗果於忘世嘗書愛君希
道恭憂國頹年豈之句帖於門壁時或因
事慷慨至忘寢食 李天封

嘗往蘆谷謁先生遠行之餘略無困悴之意
夜明燈出示疏稿辭嚴義密光明正大之
體溢於篇中非但忠誠義烈足以感人亦
可謂文章之司命也 孫處訥

廢朝初年臨海獄起先生拜上全恩之劄遂與時論大乖卷歸田園若將終身逮癸丑之變賊臣造認唱爲別宮之議搆害永昌大君鍛鍊羅織無所不至先生以身雖在野國有大變不可退安扶曳在途連上二劄援引春秋侫夫之事反復譬喩而極言母子之至情請盡大舜烝烝之孝辭婉義直一字一句無非至誠惻怛之意扶綱常於絶滅之餘作砥柱於頹波之中者實在擧國臣僚不敢言之前矣先生學問之醇

正造詣之精深論議之正當去就之明白五賢後一人而已 李潤雨

居官

先生以明體適用之學自期焉故出可以堯舜吾君經綸斯世者其志也至於庶職之倒供州縣之小施非所以致其志盡其業者也故仕於朝病告辭退者常多焉任於外終其瓜限者蓋鮮焉 張顯光

先生為政勤敏寬簡清靜恭儉守己以律待士以禮臨民以寬御吏以威嘗為昌寧時

專以訓迪導率為務又聚鄉子弟習鄉射鄉飲之儀使知長長弟弟之禮先生既去而邑人追思其德摹畫真像為生祠以祭之李埥

先生之拜昌寧也 上問爾之縣當先何事對曰臣學淺才劣恐未能有為而所願則欲先學校焉 上曰久聞爾名今聞爾言信乎名不虛得矣李厚慶

自初官守處清白謙慎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故門徒亦皆以此相勅勵不鼓

干以私其或有從宦者亦皆以公淸自飭

李厚慶

先生赴成川諸宮家諸宰臣大小之行留任幾一年先生致敬盡禮極其誠悃區畫措處備盡無遺一行莫不歎服多能乃其餘事而亦人所不及處也府多名妓諸王子君畏先生終不敢干焉宰臣內寺等亦不敢有所求請非先生盛德令人望而畏之能若是乎自 上亦頻頻下諭于諸王子君曰成川賢倅也戒之愼之毋致見過也

李舒

先生宰咸安時昌寧人有無子者詐以孽子究之子為己產一邑皆知其僞物議騰播及其獄起推官受賂參證畏禍淹滯未決物情充憤監司移訟于咸安先生盡招其內外之族參證諸人反覆窮詰辨析端緒本生父畏其嚴明一一自服片言之間父子以定物論始快之 李厚慶

先生作宰花山也一權臣之奴在境內肆其橫恣無所忌憚侮辱士族殺人剽金自前

守宰畏其威勢莫敢誰何先生即令捉囚而報方伯一杖而斃闔境相慶權臣亦不敢加以怨言 李舒

先生作邑宰平徭薄賦科外之物秋毫不犯嘗爲咸安時鄰境之民納布於其官而尺短倅怒欲笞之民曰此布應納於咸安誤持而來倅黙然有慚色而捧之 李天封

先生前後居官以淸簡自律內夫人一遵夫子之訓子弟不敢出簾席之外衙內蕭然疏糲不飽及棄官而還惟書冊數馱而已

李天封

先生之為守宰也嚴以蒞之明以察之恕而容之寛而居之故民畏而愛之至今所過莫不有去後之思而昌山則立生祠同福咸安亦皆有報績積效遺澤尚在人口矣

文緯

先生居官以來百廢俱興號令嚴明吏畏民懷或立祠以饗之或立石以頌之雖古之良吏殆無以加焉李舒

先生居官之日常戒子弟曰古人在父兄居

官之時未嘗用官紙汝曹宜深識之崔恒慶

著述

先生所著之書有羹墻錄聖賢風範古今忠謨洙泗言仁錄心經發揮五先生禮說五服沿革圖深衣制度武夷志谷山洞庵誌臥龍誌歷代紀年古文會粹而火災之餘今存者心經禮說五服圖深衣制度武夷誌歷代紀年而已又於所涖之邑皆有誌以記其邑之山川坊谷人物事迹為一冊

子丙皆不保又嘗就寒暄先生景賢錄類有所追拾增述以為續錄若其散文所著旣失於兵火之日又盡於蘆谷之火張顯光

先生平日心經一部未嘗釋手敬之如神明而以補註多有未盡者故掇取嘉言格説之散在羣書者名之曰心經發揮分為二冊置諸案上未嘗須臾離也得免於甲寅灰燼之中千古道統之傳固非回祿之神所敢隳絕也其餘所纂滿架盈軸無非吾

道之指南後學之龜鑑而盡入於烈熖嗚
呼惜哉 李籌

先生嘗纂集五先生涑水先生橫渠先生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晦庵先生禮說類輯編排合為一秩凡七冊而太半燼於回祿先生於宿疾沈呻之中召集後學考較羣書不輟晨夜經數年而復為成書臨事倉卒之際節目森列使後之學者得免散漫難究之患其有功於斯文不其重且大乎 李籌

武屹山中有巖偃伏溪心如卧龍狀遂名卧

龍巖同撰卧龍誌半歲而書成序文跋語攄盡底蘊 裵尚龍

先生嘗在武屹山爲裒聚雲谷武夷山白鹿洞晦庵等地序記事實題咏合爲一冊名曰谷山洞庵誌又編武夷誌分爲二冊摹畫九曲圖列爲屛障以時披閱以寓高山景行之思 李埥

先生所纂諸書盡入灰燼禮說亦破殘缺幸賴題目之存得以重撰 裵尚龍

先生最惜聖賢風範其書凡九冊上自唐虞

下逮關閩尤詳於孔門諸子尚龍問為書役之繁而不得重述歟先生笑曰我數十年前採摭群書隨得隨記積歲而成到今思之究如隔世事何能生意重修乎 裴尚龍

眞西山心經一部實為此學防川之柱指南之車而久其補註之有未盡遂為之汲聚先儒之片言隻句有以發揮乎三十七章之義者無所滲漏其有功於後學亦大矣

李潤雨

甲寅春遭回祿之災書冊家藏蕩盡無餘至如先生一生纂輯諸書及所製文字往復書札并百餘卷亦沒入灰燼先生嘆曰天喪余天喪余 李錞

先生重纂禮說極加精力至易簀時猶然其所採摭羣書多至七百餘卷而瞭然常在心上每諸生傳寫校正疑問叢集而先生酬應如響未嘗留難 裵尚龍

論時事

嘗與李以直侍語及時事訥曰時事如此國

家岌岌肉食輩尤不可置酒張樂以直曰宮中太平般樂飲酒惟日不足此時亦可縱酒先生笑曰欲憂國則從幾道說欲誑世則從以直說 孫處訥

戊午春先生聞廢 慈殿殺大君之報嗚咽掩抑終日不樂因謂學者曰甚矣小人之禍也做出內主外應之說造設形迹搆捏情狀終至於廢殺甚矣小人之禍也國舅又何罪焉天理亡矣人倫絕矣舉國君臣昏陋於天下萬古無窮之譏尚可謂國有

人乎所以北人之詆誣先生無所不至而先生曾不少沮惟爲其所當爲者而已 文緯

金應礪 順天人號孤山竹軒崔公諱恒慶門人 見聞錄曰先生 竹軒 與裴藤菴 諱尚龍 李石潭 諱潤雨 李東湖 諱寄 張知分軒 諱以俞 泛舟游道東翌日上遊迦寺止宿因與談論平日所嘗問難老先生所答及禮說書疏章奏反復論辨余跪而問老先生丁巳疏中一句語 內主外應之語 石潭曰此是備忘記中語而爲 聖妣伸辨

專在此一句不得不提及以爲伸辨之本耳凡看文字先看一篇大意得其要領次看句讀尋其路脉可以不以辭害意初不知大意如何只欲以句讀論文字去頭去尾斷章摘句妄生疑晦是豈道理乎東湖曰說得甚明快先生軒竹曰凡諫君之道先要誘衷開導其善端常人之情憚於聞過况人主挾其威勢從人之誘順而易受人之責逆而難自其逆而難處而入之不如由其順而易處而納之故曰納約自牖待

其一分開悟一分進言十分開悟十分進言終雖極言無隱竭論不諱自有誠意相孚必無威勢相加而君有從諫之德臣有進諫之實者但務直截犯爭以致激怒雖要自己諫名適足以益君之過而反害於事矣謂之諍臣之風則可謂之君子之道則未也蘗菴曰可謂深得先生本意耳石潭曰誠然誠然先生又曰聖賢千言萬語何嘗有不合於義者乎學者但當篤信師道不篤信無以尊道雖於尋常文字章若

有起疑處只可就其中反覆思繹上下照
管久當自可有得不宜以私意輒生疑晦
若使私意勝則疑益滋而義益晦矣惟是
自家見得未到耳程夫子曰不當於無過
處求有過其於凡人言行亦當如是况於
先聖先賢文字乎東湖曰年少學生輩所
當書紳石潭曰不惟年少輩書紳吾輩亦
可敬佩余起而拜曰謹受教矣敢不服膺
問國舅金悌男推戴之說先生曰此實出於
逆豎譸誕之告何足取信吾未見其形安

能察其影乎 裴尚龍

處小人

仁弘爲人本自偏暗及其老也自執左見言論乖悖詆訾先賢無所不至而其所好惡者大拂人之常性故先生遂絶之後果自敗於殛律之誅先生取舍之明且斷此可槩見矣 張顯光

癸卯冬堉侍先生於夙夜齋先生從容謂堉曰聞仁弘編南冥先生文集當時出入門下者惟東岡與我在耳而曾不往返論議

裁斷取舍一任已意其中如與吳德溪鄭藥圃書極言李龜巖陰護淫婦受賂賣友事甚力而嘗見南冥先生與李交道之深契誼之厚非比尋常故撰其先墓碣文極稱其子之善至比之騶虞之子而一朝以黯昧之說疑之至於謄牋謝絶蓋先生偶因一時之事於相切之間信筆及之非欲其播於當時傳之來世而起後人之惑也君以此意言於彼如或刪去則於先生豈不有光乎哉但此人剛褊忌克執拗自是

故昔東岡言德遠惟在擘初頭立志之當否耳苟或失之於起念之初則朋友亦無如之何也吾知此言必將齟齬而不可黙黙忍負南冥於地下耳埥即以先生之言往傳于鄭鄭黙然良久徐曰先生片言隻字吾安敢輕有所取舍於其間我玆未獲命云埥歸復於先生先生慨然嘆曰甚矣彼之遂非也如以先生片言隻字之不可取舍爲辭則龜巖先墓碣文其文章之妙用意之工當爲先生文字中第一而獨以

其子之故刪而不錄此等文章豈能多見不知彼終使此文不傳於後世耶旣以自欺又欲以欺人東岡之言豈不信歟自是以後彼之忿恨日深挾其怨懟之氣移怒室邑市之心咎訾我先生靡有餘力又有從旁陰中之徒必欲置之極地而後已人甚危之而先生處之泰然不以爲意網打之計終不得遂此豈人謀智計之所可爲哉李埥

朴而立三四輩之事自有嗾成者非其本意

也先生亦不之怪惡又無憎疾之辭德量
弘大不以一物動其心 文緯
余謂先生與仁弘同門晩節雖異前日被謫
時過先生門而不出見故渠至今啣之無
乃太迫切乎行甫答云余亦曾稟先生大
槩此等事非後生所敢知也 孫處訥
仁弘之門以先生爲背師先生笑曰彼政自
道也若非彼今日之擧則後生小子何辨
而疵之退溪南冥並稱於時而追慕景仰
者萬世不替矣今因彼擧措無知不學之

徒亦議及南冥此非由渠而辱及吾先師者乎痛矣痛矣 孫處訥

雜記

歲庚戌先生遭朴而立之誣席藁待命於本邑西門外一道諸生封章褁足詣 闕訴寃者數百人誣竟歸虛豈非天不喪斯文耶李舒○而立素以凶悖自棄於先生仁弘族子滄乃其外甥姪也受其陰嗾誣先生以不道之言先生席藁官門上章自列

先生自少有經世大器凡規畫思量出人意表故其在州庠同學之人雖小小游藝之

事必就先生詢訪謀議而後行之 李堉

己未春兩元帥敗沒和戎之議始倡先生聞之憤惋不已 裴尚龍

先生於諸子百家及醫藥卜筮兵書風水之說無不歷略該通而晩年以業不精廢之 李天封

戊申九月至慕菴先生神氣尤爲粹盎因微笑曰吾方得罪朝野玆欲謝客君何不遊要路而來此乎 孫處訥

丙辰失火時先生奔救廟宇別室徐氏疾入

先生居處之所獨取心經發揮而出得免於災豈非天耶 郭趪

丁巳七月先生發蓬山浴行至枝巖前乘艇抵道東院長郭趪來迎奉餉甚盛先生深以太過責之 孫處訥

先生所撰禮說與沙溪先生相勸勉遵行 黃宗海

先生於高麗太師李棹爲外十五代孫也太師之後有一無識人埋其父於太師墓後先生諭其人即移葬焉 黃宗海

先生所居之室左右書册滿架盈箱無慮數千軸時有考閱事則皆領略其所在處抽卷一開而輒見未嘗遅疑披閱 李天封

每於良辰佳節過士友家尋梅問竹行色雍容藍輿到處老少爭迎宛若邵先生洛中舊事焉 李堉

先生答或人問目中有可疑處請問曰其處可疑先生即欣然曰若非君問幾誤答即削去其条改紙以送其擇於蒭蕘類如此 張興孝

自壬申始得拜先生於南冥先生會葬之時再奉於德溪吳先生之門時盧玉溪適到焉先生坐於子弟之行而玉溪應接甚恭 文緯

先生聞德溪之疾即爲往赴親執藥餌極其誠意而終至不起痛悼悲慕之情令於祭文輓辭足見其一二矣以至葬祭皆親莅而行之其孤長時未成立先生取而教之竟有所就 文緯

先生曰某浴平海椒井一日大雨井近地有

大川大溝恐有耿患要在井諸人移寓於他處諸人不從余獨移接於五里許古寺時雨下如注在井者幾二百餘人其夜盡沒安可以余之得免爲幸乎 孫處訥

壬子正月先生遷居蘆谷將構精舍裴仲夫李以直張德優幹事宋學懋李君顯李茂伯及若干人各分屋間治之康節入洛洛人買居治第即此義也 孫處訥

先生出示西川君行狀狀中有門乏應童苗薦不具等說先生曰位躋三公而清素如

此乎 孫處訥

先生嘗愛東坡赤壁賦謂余等曰此詞品格實非世間人所做作因言昔侍南冥先生先生曰程夫子攻子瞻雖甚力若先生在則吾當精寫此賦跪讀一番程先生亦必頷可云 孫處訥

乙卯門人李心弘進言曰有一朝士因心弘傳達于先生云近来宜謝客先生曰昔侍退溪先生時亦有外間物議請先生謝客先生笑曰汝非客耶昔有一吏判厭客一

人伺隙進謁曰吳監宜謝客吏判曰固惡客來君亦非客邪云云今幾道及毅甫亦非客邪後日幾道來則詐謝而不見邪 孫處訥

先生酷愛山水之勝早搆寒岡精舍岡後有川上亭於是軒幽靜堂洗心臺中年卜築檜淵草堂有百梅園望雲菴晚年深遯武屹山中有臥龍巖山泉齋滿月潭之勝李天封

先生中歲自沙村舊基移卜於羊腸距岡舍

數里許伽倻一支北走而東屈至伽川而止爲斷崖千尺拔出溪上名曰檜淵水石煙霞之趣甲於一帶遂買田以居淵上立草堂數間扁以舊號園中植梅百餘株命曰百梅園俱燹於亂離之後復立數椽門牕戶闥一依舊制名其室曰不愧寢牕曰梅牕軒曰靜觀又有竹牖松欞之號揭於楣間 李堉

先生既卜蒼坪之山築一室以居扁曰寒岡精舍岡之西築一臺名曰悠然幽貞探賾

之餘輒杖屨逍遙於臺上竟日端坐澄心玩賞以樂其鳶魚之趣岡舍燬於兵火於岡上北庄結屋數間名曰夙夜齋又就岡上立一間茅舍名曰川上亭時與學者講學焉又於亭北搆一廬名曰五蒼亭盖取上蒼下蒼前蒼後蒼而以蒼顏白髮配之而名也皆久而毀焉 李埴

先生於甑山山中卜築一廬命曰武屹精舍募僧以居以藏書冊前臨小溪溪上横木作橋命曰飛雪橋於右邉巖角因樹架屋

命曰自怡軒橋上十餘步立小屋名曰山泉菴取朱夫子晨牕林影開夜枕山泉響之義也丁未大水水嚙以圮精舍亦將頹毁有僧印岑者率其徒五六人鳩材聚工遂於舍之西搆一屋稍大前規至今緇徒典守使我先生肥遯之所久而不沫岑盖亦墨名而儒行者歟循溪而上一里許有巖石撗亘水中狀如卧龍命曰卧龍巖又其上數里許有奇巖削立盤石平鋪名曰塲巖塲巖之上四五里許有懸瀑流瀉巖

隙就其左傍平穩處誅茅除地命曰翫瀑亭欲創數椽而深邃幽險人不能守而不暇爲也更前數里飛流層瀑喧豗林間命曰南澗南澗之上四山環擁地勢寬敞豁然別一世界也轉而北上至山要有古寺即所謂修道寺也寺之北蒼壁屹立石屛回紆有僧太然者立數間屋先生命以屛菴時往遊焉盖山勢極高距武屹三十里許占位平衍幽敻邃廓煙雲晦暝松檜葱蒨先生欲於此中倣晦菴舊制鑿池築壇

栽松種竹以爲幽居棲息之所而山下無
蔡西山孰能破慳鑿秘遣荆棘而化堂宇
哉深可嘆也李埴

先生晩年卜築於洛江之上蘆谷之村自號
蘆谷老人居數歲遭回祿之災家舍書冊
盡爲灰燼先生所著文字筆札並無遺焉
遂移卜於泗水之原平野逶迤羣山周圍
琴湖一帶横截眼前先生愛其名新安之西有伊川東流入于洛江達城之北有泗水西流會于洛江昔有人題星山校樓曰階下伊川連泗水遂定菟裘之計築室以居而扁其室

曰泗陽精舍齋有內外持敬也明義也堂曰景晦軒曰忘老又穿兩池於村南君子也魚泳也一取周子蓮堂之說一取韓子川泳之義也潭上巖隙築一臺名曰抱琴取獨抱瑤琴過玉溪之語也擬立草屋以避風雨而先生嬰疾不就 李堉

武屹絕頂有數椽草菴依負蒼巖巖高數丈面如削成逶迤若屛命其菴爲屛菴雲雨嵐瘴無時不作信非神全氣完者則不能久留欲傍置藥圃山楹以寓遐思竟不就

裴尚龍

先生自武屹出山迎入於寒岡亭上侍話良久時新月掛西星斗闌干松影婆娑川聲噴石如坐中天之上矣岡起川上幾至千尺而謂之寒者四面蒼松直立森森故取歲寒之義此乃先生之自解也 孫處訥

吳長與天封侍宿武屹夜久動息月色如晝先生散步於滿月潭上顧二三子曰此千載心也儒者不可不心會也諸生未達今吳長誦感興詩秋月照寒水之句感嘆忘

歸李天封

甲寅火後先生率門徒若干人徧覽諸處至琴湖之上泗水之村曰此可居矣不復還蘆谷因搆數間屋而居焉樂齋徐公思遠率其門徒卽建書室於門外源源而來講學而還李爺

考終記

庚申正月一日寢疾五日朝披閱家禮會通以未得完寫爲恨且見壁間校禮說題名有些不正命侍者整頓改帖至酉時先生

連呼席不正者三而氣微語澁以手指席
然後傍人始悟扶起而正之俄而考終崔
恒慶

先生令諸生分寫會通臨終之日手自披閱
至以字畫巨細不同爲恨未幾而易簀其
好禮之誠至死愈篤矣李天封

庚申正月二日潤雨来謁泗水先生自昨患
寒疾證勢極苦孫季進遴都廷彥聖俞諸
人皆未得入謁而歸吾與李以直辭侍侯
初五日先生患症極重未時扶起而坐命

着冠俄而就寢酉時屬纊擧哀諸友以潤雨爲護喪分定諸執事初八日成服門人皆環經吊服加麻會客二百三十餘人初九日諸門人皆散歸請張旅軒爲都護喪李厚慶李爵李天封李潤雨李濯爲護喪成辨奎爲執禮料理葬事分定執事後皆哭散厚慶天封潤雨因留廬側李潤雨

已未秋伽倻山苐一角崩庚申元朝泗上有木稼哲人之萎固有異也李天封

寒岡先生言行錄卷之三

寒岡先生言行録卷之四

附録

叙述

門人李厚慶撰

惟我東方自箕子没千有餘歳圃隠倡之於前五賢繼之於後聖賢相傳之敎頼以復明嗣五賢之緒泝閩洛接洙泗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者惟吾先生而已量局大而執德弘故兼有諸已而不守一節志操强而信道篤故行健不息而未嘗作輟非其量之大則所以應事接物者何能寛廣而不迫非其志之强

則所以歷變履險者何能堅確而不移哉聖賢之蘊性情之妙以一心而窮天地之運事物之理以一身而體之其守之也中立而不倚其發之也至死而不變進退語默不見其或違表裏始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而矜持者漸至純熟莊厲者自抵和平子諒樂易之中截然有不可犯之容整齊嚴肅之中恬然有可親近之意視其表則薰然若春風之和而可挹測其蘊則浩浩若滄溟之濶而無際德愈盛而禮愈恭道益尊而心益

下學際三才而不自爲得行貫神明而不自爲異才旣周矣而不自爲足識旣高矣而不自爲是常以爲義理無窮而歲月有限專精致誠剖微窮深夜而繼晷至忘寢食英氣過人而用工尤密資稟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而動靜不違格物以致知而毫釐不差瑩萬理於心上炳千古於目前意有所安則雖先覺之所未言者而斷然行之心有所不安則雖先覺之所已言者而不敢輒徇嚴於治已如峻藥打病而不復作畀於徙義如

巨浪赴海而不可遏不搖於毀譽之咆哮不動於禍害之遷拂超然身與道立凝然心與理契體師旁問答於語孟會規模微妙於學庸涵泳於近思錄以羽翼夫四子者著力於朱文公諸書以爲終身服膺之地由是而六經之旨百家之說莫不硏窮而搜抉好學之誠老而彌篤抱病深痼如不自支而夙宵不懈教誨無倦力疾講辨質之者辭未終而答之如影響不待思索而精義入神使後生渙然悅懌而不能止也且如著述之際片文隻

字皆即其心所契者而發之援筆成章典重的確自然不可及也戊申以来啟辯劄子皆出於愛君憂國之至而忠誠逾於金石危言凜於斧鉞讀之不覺感激而淚下故不悅者雖衆而未敢指為題目也盖德宇充潤平易多恕和厚之氣盎於面背厚慶從先生四十有一年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終日誾誾人樂親附賢愚善惡皆獲其益凡與人言必本温遜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見之者起敬事之者革心以至狡偽暴譎者亦皆獻

誠而致恭雖以趍向之殊利害之故時見排斥而退而相語莫不有以先生為君子也為政為敎慈詳惻怛皆有以倣古昔成法而無非成已之餘也處煩而綽然臨劇而沛然故方伯元帥競為嚴急而其待先生率皆寛厚其有賴於施設者多矣至如立朝之際不徇俗而苟安不貶道而求售故其與世動輒相違雖不得大施其道於一時而其扶世敎立大節則足以傳百代而愈久愈光也嘗謂聖賢之學不明則世無真儒而天理晦塞矣

能卓然自立於流俗之中而不惑於他岐爲一世儒宗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者亦頗有之發揮心經使後學得知治心之要而有以用力撰集五先生禮說以及於李先生使冠昏喪祭之禮得以復行於世前賢之禮得先生而有所徵前賢之道得先生而有所明起斯文於東方覺來裔於將墜自五賢以後未有若此之盛者也

門人李天封撰

實記

先生天資明粹神氣英秀生而岐嶷異於凡

兒自髫齔時謂聖人可師而可學手摹孔子畫像動輒奉持尊敬而愛禮之人皆謂必成大人及長高才偉度絶出羣類篤志嗜學詞源日肆早從吳德溪遊得承提掖之敎聰明强記傳通羣書錦繡之華龍虎之章自可以駕一世之詞壇而先生謂吾儒事業初不在是慨然有求道之志卽厭棄科業一意古學翛然一室左右圖書以爲藏修之地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覺之所穫立定脚跟刻意着力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以正心誠意

為入德之方問學而窮性命之源體道而達天人之理尚友千古出入孔孟學博而約行篤而全不激不矯日乾夕惕玆非所謂資禀既異而克養有道者乎進道之志堅於金石好學之誠通於神明則其私淑之功為如何哉身既修矣而慊慊然如不能學既成矣而汲汲然若不及執贄退陶之門東脩雷龍之舍難疑答問惕悟大道聞的旨而窺閫其蘊奧承正論而振發其高趣歸而更求諸聖人之遺經晦翁之全書窮探力索渟滀涵養洗

潛於仁義之府翺翔於禮法之塲以至於禮樂儀度典章文物曲暢旁通無不理會然後擴而大之推以明之咀嚼乎經傳之膏油啖蔗乎性理之精微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至如人倫之正王道之中體用之學內外之分與夫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無不窮至各臻其理以為酬酢萬變之用則先生之於為人可謂集羣賢而大成者矣先生居家則晨興盥櫛先拜家廟退處書室几案必正講辨經史對越聖賢參究淵源神會

心思夜深而寢鷄鳴而寤非有疾病則雖祈
寒盛暑未嘗或廢其常度不欲以一善成名
不欲以小道自期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
一接於目市井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
耳一動一靜循蹈規矩書冊之外一無所嗜
不以事物經心是以在家在官臨民臨事亶
截不苟惟以清白自勵辭受取舍雖一介之
微必度於義而為之故歷宰八邑位至二品
而食無兼味衣無重襲或至蔬糲不繼而處
之晏然不以為念也内夫人偕老六十年相

待如賓不廢禮貌之敬至如臨御下賤則極其慈惠恩威並施撫恤親戚則盡其敦睦無不周徧伯嫂曹夫人早寡居貧奉養一室敬謹兩至有如孝子之奉親叔養兩孤女恩愛兼臻無異於己出人無間言死喪之戚則一依古禮援貧為富至誠無憾克盡送終之禮奉先之祀則親監宰割必誠必敬與儕獻侑一遵古儀以致如在之誠其接物也則豁然坦夷畦畛不設薰然如陽春之溫洽然如時雨之潤如其善也則褒而揚之如其不善也則

矜而憐之故賢愚咸得其懽心聞風者誠服
矯僞者革面其設教也則病世之學者以尋
章摘句為捷身之資下自灑掃應對上至窮
理盡性綱振條析發微諸極循循有序有如
冰解而的破故學者虛往而實歸如羣飲於
河各充其量先生抱經倫濟時之大器有開
物成務之全材而宦情葉薄所好不在焉爵
禄之榮等視浮雲而鶴書空谷湯聘冐來則
三辭不獲一起翻然蓋以不仕為無義也
宣廟朝先生為昌寧辭朝時 前席引對極

陳天德王道之要天理人欲之辨且論退溪
南冥兩先生學問工程酬答如響自 上有
名不虛得之敎及其試牛刀於百里則仁明
之政如傷之惠浹民骨髓治惡以寬處煩以
簡以興學校成禮俗均賦役恤無告爲先故
民歌來暮有犬足生氂之謠生祀之祠鑴頭
之竪表民遺愛照人耳目以至於允出納於
喉舌明考核於掇節則人畏公明之德莫敢
干以私也逮至先海握長栢府五度控辭未
蒙遞命不得已趍謝抗章全息不諱時忌批

答溫優寬容而不之罪則奉身而退講學致思不慍不悶自樂其道而先生兩朝徵辟恩寵已極雖在江湖千里之遠而愛君憂國之誠炳炳如丹瀝血封章累伸大倫大忤時議人人危之而先澹處之以非堯舜不陳之批豈非先生斷斷血誠可以干霄漢質鬼神而然也先生事君為政必揆之以理裁之以義惟以盡吾職分之所當為者而已禍福榮辱非所計也是以雖在席藁待命之中而雍容辭氣不動一髮玆非學力之致然邪先生襟懷飄

灑雅有高趣酷愛山水之勝早歲以舊宅近於城府移築百梅園於檜淵之上日與門徒讀書講義如有實見得則斷然行之不以衆人沮之而止不以勢利刼之而回故其得於己也嚴而和厲而温虛而靜確而安以一心而窮萬化之原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歷變履險而不易應事接物而不窮常孜孜焉有惜陰之意先生嘗曰出處行藏君子之大節不可不明察而勇決晩年上劄乞退不俟終日卜築武屹精舍於修道山中距村閭百餘里

雲山萬疊谷邃林深藏書冊於其中偕飯僧
二三人先生以山冠野服謝絶外客兀然端
坐披閱經傳焚膏繼晷優遊玩索以歌咏先
王之風而不知老之將至其謝䆠詩有去為
謝親朋休理展覔雲層雪逕全遂其靜處自
修不求人知此亦可見道與時違屏迹江湖
欲與後學講禮明道以傳於後編緝法言分
類彙别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
合百餘冊積成卷軸而遺失於壬辰之兵火
再厄於甲寅之回祿噫天之欲喪斯文也邪

何其不幸之甚也禮說七篇三千三百之儀開卷瞭然作禮家之指南發揮二冊三十七章之義燦然明白為心學之準的其餘羹墻錄言仁錄沿革圖皆可以羽翼斯道為日月於長夜矣先生於冠昏喪祭尤致意焉冠而三加昏而親迎皆自一家始行之當初人皆笑且排終而效而行之者亦多矣先生末年患風痺之疾常在痛楚服藥之中而君集諸生講學論禮未嘗倦廢至於易簀之日猶披覽家禮會通手不能釋此所謂一息尚存不容

少懈者乎嗚呼天之生夫子於叔季者似非偶然而旣不得展布所蘊且不究於高年使吾道無傳後學無托斯文之痛曷有窮已蒙學蠡測固何敢摹寫其萬一而粗述耳目之所聞見以備立言君子之採摭云

遺事

門人李[illegible]撰

先生資禀端慤局量弘毅顔貌絶人豪邁出衆早謝場屋銖視軒冕夙悟天機便學聖賢乃篤志小學尊尚心經沈潛乎四子六經發揮於瀛洛關閩至於啓蒙象數洪範九疇亦

嘗討論洞究源委天文地誌律曆兵機又皆傍通得其梗槩如有事物至前虛心觀理隨物隨應旣已乃復收斂身心几坐終晷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至於養深積厚精思實體而其所造者深矣是故其自修也晨興盥櫛拜於家廟退而齋居潛心對越語默有節起居有度雖在幽暗不見惰容或興中夜未嘗不冠其居室也與夫人相見敬相待如賓及夫人丁憂使自盡喪制其事親也先意承志致養無方與其伯仲友愛尤篤其居喪也觸冒

寒暑倚廬殯側不脫絰帶哀毀三年其祭祀
也無纖無鉅必誠必敬至於祭神亦如神在
若逢生日倍增悲痛如值國諱亦必行素其
與人交際也以忠以信愈久愈敬友死無歸
爲營返葬死喪哀慽服食稱情賙恤問遺恩
禮備至其自奉則蔬糲屢空處之有裕一室
蕭然僅蔽風雨其措諸事業則自州縣以至
立　朝其所以出謀發慮者事皆經據綱條
精密謹守三尺操縱爲政至於冠昏喪祭禮
之大者而俗尚苟簡鄙俚殊甚乃一遵儀禮

冠必三加昏具六禮喪祭不用浮屠巫覡凡吉凶器服若深衣襴衫方牀輁軸皆考圖式創制服用又與鄉士約為講禊且與通讀其約法會儀皆倣呂氏鄉約月朔講習激勸獎進嘗曰學者須是發憤立志勇猛篤實深體力行始得遂將思無邪毋不敬毋自欺謹其獨未嘗不三致意焉蓋其天分既厚學問又篤心法既嚴工夫又密故所存正大規模宏遠其於成己成物無所不用其力又復留意於禮學遂考究經傳參酌時宜以教學者其

為文章亦不以雕琢為工皆傳經義要以立
誠故雖遊戲翰墨一出於正也而其得於考
亭者尤多焉蓋先生生質之美固自秀異而
原其本始則自上將軍立大節其所以相繼
積累者既有以垂裕寒暄堂道德不斬之澤
復加以流灌此又先生之所以承襲内外克
遵刑範而乃益樹家風有光前烈者也自始
仕至易簀四十有一年間歷事兩朝夷險一
節而惟其義之與比難進易退故雖確然自
守甘伏窮山然其憂君一念未嘗不惓惓焉

戊申以來前後疏劄又皆出於忠君憂國至誠惻怛之心危言懇懇大義凜凜扶樹綱常昭揭宇宙顧於丁巳不敢復陳者非懼禍也以其時義不可也雖然觀其所以擬陳之疏則辭婉義直有足以動天聽而格君心則當朝須告之說雖或不諱而要皆為大人之道矣嗚呼惟我東方自箕子沒正學榛蕪何幸圃隱倡之四賢繼之而其折衷而集成之者惟退陶李先生為然先生見而知之得傳旨訣故學醇行修道明德立而惜其遭遇明時不

能挽回世道可勝歎哉至於廢朝言不用道不合其得免禍也幸矣雖然其所以服仁義扶名教為學者之宗師延國祚於無疆則初不以用舍為加損也道愈高而心愈下德益卲而禮益恭身尊三達卑以自牧至於朝廷之利害黜陟之臧否與夫守令之長短凡人之過惡則未嘗一掛於齒牙間是故聞先生之風者所謂鄙夫寬薄夫敦噫後之人欲知先生之道觀於所撰發揮等諸書則其亦庶乎其可也

辭曰鄭大于清節樹于京厥祖維烈功光于前勲襲于先似續有赫懿我先生應期毓精天挺英特早知依歸先聖是希明誠篤學道全于身憲以下人在邦必達　宣廟當年寤寐求賢鶴書空谷不仕無義慉然遂起延登前席敷對明剴　睿眷嘉乃名豈虛得出宰百里牛刀歷試吏畏民服按節東藩風動化敦陽開陰闔入掌絲綸非堯不陳允出允納進講易道納約深造謨明理直申儒遏胡抑邪宗朱庶回主惑罟漢揭宋通喪公共盡制

君服一戴豸冠正色朝端綱紀振肅兩劉西
鑽宸衷感悟彝倫復續禮以為教五說考校
天叙天秩衛道自任發揮精審羣聖心法憂
而遠之卷而懷之深潛理窟不怨不尤不忮
不求囂囂其樂天之將喪小子安仰山頹樑
折　聖作有繼崇終崇禮以謚以爵蒼坪之
岡有條有堂衣冠斯托我告伊昧更千萬代
無傷其穴

　遂臣請　贈啟辭

嶺儒姑未請先生之　贈而旅軒先為　贈

爵宋同春浚吉達白 經筵曰先正臣鄭逑
張顯光之師也 贈未及師而先弟子事甚
不當 上然之特為俱 贈

政府請 額啟辭

左相睦来善啟曰書院 賜額實關崇賢重
道興起斯文之道先正臣文穆公鄭逑書院
在於星州星州即其藏修杖屨之地故創建
已久而尚未 賜額此實嶺南多士之所嗟
惜前頭必有請 額之舉此則不必待士林
之請自朝廷特先 賜額似為得宜而但一

人書院累處建置舉皆 賜額事涉紛紜故
朝家不許疊請 賜額之典已有定式今此
鄭逑曾任成川府使之故成川士子亦設書
院年前因士子疏籲而 賜額矣成川則不
過鄭逑一時作宰之邑較諸杖屨所及之星
州輕重有別檜淵書院則不可不 賜額而
成川 賜額亦為因存則便是疊設有違定
式或以為既有 朝家之命令兩處之 賜
額不宜倶存或以為成川雖與星州有間而
西俗質實士晞趨向罷此 賜額亦有久於

與化之道未知何以處之也
　疏院請 額啟辭
都承旨柳命賢啟曰書院疊設處不許 賜
額盖慮其紛紜之弊 朝家至有定式而此
亦不宜用一切之法觀其道學之淺深而有
所從違至於先正臣文純公李滉之書院三
四處設置俱有 賜額今與鄭逑之道學實
是李滉後一人兩處 賜額旣無害於道理
況關西書院業已 賜額而到今以疊設之
故還收已 賜之額不但有欠於尊尚先賢

之道關西士子輩亦必缺然仍存　賜額勿爲還收未知何如

上曰星州書院則不必待嶺儒之疏特爲賜額咸川書院則筵臣所達誠爲得宜仍存勿罷可也

賜額時祭文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權萬濟諭祭于先正臣文穆公鄭逑故參判金宇顒故參議李潤雨之靈　聖祖作人時則濟濟並世同井接武聯袂闡明儒術倡率後學餘輝遺馥赫若前

日曰惟文穆淑氣天鍾篤學好古致禮治躬
內敬外義左規右準體用兼該知行並進響
紹寒暄嫡承退翁發揮經禮牖啟羣蒙望君
堯舜亦其所蓄進非枉已退豈忘國識深責
難義正扶倫繫卿之功靡亶斯文亦粤東岡
質粹資清霽月其皎松栢其貞窮心古道用
力經學既有自得重以麗澤匪義何服匪德
何勉儒林山斗搢紳冠冕剴功章奏庶幾謨
訓至若侍郎從事師門面承旨訣學有淵源
飭身修行蹈繩遵墨節見昏朝功存禮說惟

玆數臣出類拔萃撲元都卒卓絶誰儷於紳
永慕逾遠不替即杖屨所攀俎豆禮檜川之
上儒宮翼翼儼列並從宛若平昔思額久曠
邦典有欠緬懷遺風肇錫嘉名玆遣禮官薦
此肥馨不昧者存庶歆尊鉶

請從祀 文廟疏 批答 辛亥春寒旅兩先生請

肅宗大王朝疏正

答曰先正金麟厚趙憲從祀文廟事前此多
士屢以疏籲而每靳允兪今於爾等疏請何
異於是兩先正經術行誼予所欽尚者豈後

爾等然從祀重典也決非容易輕議者爾等退修學業

請從祀 文廟時禮曹啓辭 丁卯春

啓曰因慶尚道儒生幼學李光理等上疏批旨內疏辭令該曹稟處事 命下矣取見其疏本則備陳文穆公臣鄭逑文康公臣張顯光道德學問請擧躋享 聖廡之禮蓋此兩賢之道學實士林之景仰其所尊禮豈有異辭而 文廟從祀事體甚重臣曹不敢輕議議于大臣處之何如

傳曰允

議大臣後禮曹覆啟

啟曰因慶尚道儒生李先理等上疏文穆公臣鄭逑文康公臣張顯光 文廟從祀之請議于大臣處之事蒙 允矣發遣郎廳問議于大臣則左議政李時秀以為臣頃因湖西儒生上疏以 聖廡從享事體至重更待公議之意獻議矣文穆公臣鄭逑文康公臣張顯光俱以宿德名儒為 朝家之所尊禮士林之所宗仰而至於從享重典區區淺見終有

難愼實與前日無異矣鰲恩君李敬一以爲
文穆公臣鄭逑文康公臣張顯光學問德行
實爲士林之尊仰而　聖廡躋享事體至重
惟在博詢而處之矣云大臣之意如此　上曰
何如
傳曰以大臣之意爲之

寒岡先生言行録卷之四